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四

祭酒鄒文莊公守益

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會元及第官至南監祭酒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諡文莊

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虔忌閉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愼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夙疑氷釋曰道在是矣氣體爲之一變

嘉靖初起用復謁陽明先生於越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門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校議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涖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嘗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艮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鄰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

丁亥遷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眞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己亥奉旨簡宮僚召入爲司經局洗馬

充經筵講官應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
遷太常少卿掌南院歷南祭酒會九廟灾諸大臣皆惶
恐引咎自陳公獨引殷中宗高宗反妖爲祥之說冀
有感動遂罷歸先生恢廓善容納能忍人不能忍容
人不能容於王文成嚴事尊信終其身言必稱先師
始精思篤踐已渙然於即寂即感無二境界即存即
省無二工夫即知即行無二塗轍即安即勉無二源
流融融然渾渾乎於道而不自覺也
論寂感曰四時常行不論寒暑百物常生不問開斂故
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論道曰就其不可覩不可

闘超然聲臭處指爲道就其可覩可聞體物不遺處
指爲器
又曰古人發育峻極只從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懸空撍
當三千三百只從戒懼眞體流出不是支節上檢點
卑者安小成高者墮虛遠未可以語肫肫之學又曰
悟得此意只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見大極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處見眞性方是一線出來若隱隱見
得眞性本體而日用應酬奏泊不得猶是縫隙在
嘗語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
鼻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

昔謂人雖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修飭而知愛敬

入井而知惻隱嘑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

又曰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愼獨更無學公之持論類

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

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由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

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壬戌公年七十二正衣冠而卒

鄉人爭尸祝焉子孫皆以學世其家

修撰舒公芬

字國裳進賢人正德丁丑賜進士第一授修[illegible]修撰謫廣東市舶副提舉世宗詔復[illegible][illegible]卒年四十四

公幼岐嶷甫穎異于凡兒甫成童入郡學[illegible]作[illegible]試郡守奇其才謂當魁天下家貧清苦不與人羣游於書無所不讀貫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爲博物洽聞之士

正德丁丑入對大廷敷奏詳贍忠義奮發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毅皇帝不時巡幸孝貞皇后崩上陛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九重無復外出蹤釋

服之後儼然煢煢在疚如成王免喪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東服疏謂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

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輩為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聞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為天下事不可為矣十五日早疏先入乞留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不忍為陛下言者江右親王倡哭濡之計大臣懷馮道之心陸完以𦤺位

爲故物以制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一切危亾之迹不若言以救而聽主上之自讓時陸完出危言沮之公乃邀考功夏良勝僎制萬潮太常陳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明日諸曹諫草相繼而進車駕不果出下諸臣錦衣獄命跪午門外五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惟口呼高祖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衝折鐵欞大柱七若斬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摽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

遂謫福建市舶副提舉即裹瘡就道或勸俟病痊公曰死自吾分敢少留耶君子謂公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實大有功于世教也

世宗即位詔復公修撰甲申春昭聖皇太后聖旦節上乞命命婦朝賀疏謂皇太后奉陛下宗社大計而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太祖制服之意則是陛下于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親而不可使皇太后之淒涼也

會議大禮公執議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疏

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于朝上震怒杖如
前幾斃
公生平淸苦家徒四壁立讀書治事嚴端居終日未嘗
晝寢夜必計過自訟嘗曰心術與學術相符懷居與
懷利相因急勝敬欲勝義則心死矣何謂學乎葢悼
時學弊也又嘗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
七政以歲爲主鐘律度量所以治曆也欲建律造曆
必也周官乎觀周禮大司樂而律曆備矣與朋友相
劘切無幾微矯飾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
祿不入于心滿盈不忘于念識者韙之

臨終沐浴與衆揖別長子泣問家事不荅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于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御爲歉耳言畢而逝所著有梓溪集編輯周禮定本

贊善羅文恭公洪先

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嘉靖己丑廷試第一官至左春坊贊善卒年六十四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屑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步何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凡盡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峯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即嚮往遂且視舉子業嘗斂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殆忘寢食

年二十二舉于鄉以父疾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先生年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人時外舅曾某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公曰喜吾壻掄此大事公聆之面項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善山黃洛村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焉

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滚至苫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

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皆肯罷爲民家

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狥時

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

先人然聽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

里中得石蓮洞故爲虎穴荆莽蓊欝闢之可容百餘人

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搢

紳士人請益者日衆嶺江水漲宅舍漂沒假借田家

撫院馬公森以其家貧窶而嘗却臺省餽坊數千金

貯縣帑檄縣取爲搆室助竟辭之

荆川先生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得咒任之
奚必我出當道亦貽書致意公獨堅辭遺友人聶豹
書曰閒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
往歲銳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
被其澤即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
從之故嘗高譽連蹈海之節壯少遊褻華之言兩年
以來齒落二三鬚髮半白回顧嚮慕如嚼蠟振稿妻
孥相對如處淡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執事知我豈
不謂然哉知吾誠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道
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此則待之太卑

吾儒名教負典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爲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淺輕政不欲累以厚藏耻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後其後取科名官翰苑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出則垂鞭緩轡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嘅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衰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覩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責使當塒低回俔伈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

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解者去年别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蓋足任之親事見生異趣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幸勿復言其後吏部以公名上竟報罷

公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命日造粹精事能而知自陽明倡良知之學學者始知外舍見聞內求之心然其弊至高虛無用甚則桀驁不待學習者爲良知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謹恐懼爲戾於自然公語人曰若語知而不必良語良而

不能致辨將多於晚學支離之失又曰王公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證以怵惕平旦愛敬三事然孟子言怵惕也繼之擴充言平旦也繼以長養言愛敬孩提也繼以達之天下王公亦云不以已知為足而以致知為工今專取足於知而不原其本良失養其端而一任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變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混淆理欲故多指欲以為理倒置物我故常舉已以逐物去王公遠矣

又曰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証聖人之精微不知反小

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此語透盡講良知者末
流之弊
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蕩
自有生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
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
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
甲子鄒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
即無落存守者不存即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
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夐然不類
又言此學常存亦得此學無存亦得常存者非執着戀

存者非放縱不存而存此非可以倖至也都從尊求
中得出人識取
公居鄉時時言有司民所便者邑有均賦之役爲始終
任之槩曰是亦爲政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
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困自好諸生環
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而卒
公始歸田攻苦淡錄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
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
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
詢曰茍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

縱意仕進然饑渴由已趨市引萃之衷未嘗一日怠

天下事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

尚書歐陽文莊公德

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初公領鄉薦王文成倡道於虔之行臺其說以爲人心
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
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
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
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明
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爲禪公獨曰此正
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盡得

其蘊與涵浸者久之

嘉靖初舉進士出知六安州以初政倥傯未暇學爲歎
文成曰吾學乃在政務倥傯中於是興水利汰冗役
定經費省獄訟罷諸苛法作龍津書院進諸生教之
問學

遷刑部員外郎改翰林修撰奉詔議郊禮悉陳禮家異
同之說終之曰禮文乖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
費不貲推論修勸民之政上當于天心則異郊可也
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徐
文貞爲編修篤信之如師保

公德性渾厚醍躬恭遜喜怒不形於色而體悟洞暢所
至汲汲以明師學求友爲務於人無賢智愚不肖待
之溫然一體也羅文莊作困知記訾良知公以鄉晚
進事之甚恭而辯之甚力明知之良卽天之性文莊
闇之愈踰而公恭遜和藹意氣不少加也士友好立
論輒嘿坐不語眞氣薰感以切其內省之心每與學
者言朋輩不得以異同生彼我不得因彼我起異同
故同志益親
遷鴻臚卿丁外艱服除留終養以薦起禮部侍郎尋改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戌主考會試壬子三

月召拜禮部尚書直無逸殿首議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成婚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與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醮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賜裁定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

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憲廟淑妃例爲請詔準鄭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者上之諸妃附葬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康妃以葬凡諸政關大體雖時被譴責然上察其精

正卒優容之卒贈賻有加禮
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衆相顧未有處
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氣閒暇如無
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
爲是即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知其非雖利不敢爲
此吾所受於我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是可以觀公
之學矣

侍郎王文定公道

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卒謚文定

選庶吉士時山東盜起將奉祖母避亂江南疏改應天教授召爲吏部主事歷考功文選司郎中大學士方獻夫薦其學行淳正可任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曰朝廷以名器爲重不輕假人以不次之官而人臣惟義分是安當致謹於非分之獲凡三疏始得旨以病歸而聲望益重

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病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

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爲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

公議淸軍疏謂拂民生變者其弊有三淸勾之始執事不得其人官不屑而委之有司有司不屑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淸勾不明之弊一也國初之制聚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塡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

方占籍旣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遣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年身應桎梏心戀庭闈長號郎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大抅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鬻賣至于妻子算計盡乎雞豚若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齎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爲之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亾此軍役併民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在乎他在乎袪此三弊而已矣

公貌厚氣溫行篤志遠研精理學而耻立門戶居常反

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眞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詩書春秋億諸史及大學衍義論斷隆慶中謚文定

侍郎程公文德

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上臨軒覽公對嘉之賜御批擢第一甲第二人官翰林

編修已坐同官楊實卿封事下詔獄謫信宜典史前

後翰林三年餘所獻郊祀議選庶吉士疏靈雪頌靈

鵲詩各一親蹕行再進內訓講章及四詩上嘗開無

逸殿宴近臣公得與上無逸講章乙未量移安福知

縣丙申召為南京兵部車駕主事轉員外郎迎養歲

餘丁外艱辛丑起復補兵部車駕郎中屢上禦虜

疏甲辰擢廣東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擢南京國

子監祭酒庚戌擢禮部右侍郎以外警奉旨提調監宣武門壬子轉吏部左侍郎癸丑會試知貢舉畢事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教庶吉士例賜帝社稷胙二乙卯將擢南京吏部尚書忤旨改南京工部左侍郎辭謝有言褫職罷歸

公爲人博厚坦夷不設町畦聞甘泉湛冢宰若水明道術走其門未有得其後激于人言卓立檢飭斷斷必爲君子不忍以世俗終其身幡然變故態視舊所爲如兩人嘗祭長陵中道偶談孝宗皇帝事爲涕下悲不自勝見寳卿封事諷侍例名甚衆比拷掠無一語

在廣中舉何王金許之學誨諸生遷信宜學建麗澤書院至安福行鄉約處里役摧強節用下士愛民建復古書院兵曹嘗言車戰法多見采行臨南雍以禮諸司者爲言刑情尚質而謹服習吏部當考察京朝官留意賢否黜有助益詹事故事養尊望重遠外嫌公聞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朝議開納而澤不速下爲計粟麥黍菽可助食者稱其數請早入以期有濟上從之南京冢宰之擬公苦親喪未舉也願以得罪既歸囊無餘金

給諫戚公賢

字秀夫號南玄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卒年八十

當生之夕父夢天門洞開一兒從中躍下寤裳走抱覺而公生少穎拔奇慧好讀書時全椒少文墨吏聞有少年多識字則逮爲佐書史公則匿之他所至督學御史行縣乃自外潛歸一試遂補邑諸生以嘉靖丙戌成進士授歸安令公夙膺王文成之學恨不得執弟子禮至是遣使稟學王文成答之曰道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日之光未嘗增

滅變動從此悟入如掃雲霧而睹白日何暇他求乎自是身任其學居官行政一斷之心矢激弦絕不踰其果雖以此蒙訕買禍不恤也其令歸安先平徭役以貧富爲等差轉輸者旣無重困更不復自隱匿簿書之暇入郊野問民何所疾苦其于豪右朝聞夕發芟擿不貸自謂縣令得近民除道以行失拊巡意斥去徒衛以二隸導前郎市肆充塞一無所歛避也嘗未曙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客語曰某被盜盜藏某所天且明遣人獲盜贓已具而被盜家方來訴控盜素有心計善持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類如此邑有蕭

總管者淫祠也豪右欲訌人者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舁木偶置橋上禱數日竟不雨遂沉之于河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中躍入舟一邑譟呼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公陰令人伺于岸側曰水中人出即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没人以爲之也朔望謁廟畢輿諸生講學爲言訓詁詞章不足以盡聖人之道擇其篤行者優禮之而斥其尤無良者郡守萬公雲鵬剛梗有聲數以事相忤至入計萬中浮言獨走吏部直其枉萬以得全一

縣令入吏部留其郡守前後此未之見也丁繼母憂
歸服除補知唐縣唐民愿而野瘠而艱食至則新學
宮興弦歌飭徭賦清獄訟歲饑爲賑糶納券予粟約
期來償禁酤逐伎民用不耗
徵拜禮科給事中時上勵精圖治蚤朝晏退公亦感激
遭際知無不言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公念被黜者倒
不得復用而嘉靖間諸大臣有所嫌怒必假此中傷
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
禍其言曰進退人才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
辨跡之稍嫌者求其疵則無寔才之不足者察其心

或可原過誤貴于善懲忠直近于不遜孤臣孽子之流與善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伯此雖過于容恕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罔多貶罰而忠藎者未盡褒揚短于才者閒嘗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小夫憸人僭冒崇階而孤臣孽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泯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切惟人才難得願廣德意使忠良落奔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敘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治上覽其言諭吏部曰成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

事中葉洪劾冢宰汪鋐謫寧國縣丞而叅議葉商謹等素為諸大臣嫌怒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

即論救如旨又以汪所倚自固者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為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疑元首腹心

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

吏部有所舉錯言官有所論列必先請白以覩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已貨賄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

哉仰惟考察一事陛下曲聽臣言許其即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

任意蔽隱阻而窒之陛下有堯舜知人之明而某實
負伯鯀方命之罪稔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願陛下
威斷洪等雖不救然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
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大臣其黨與亦稍稍被逐朝
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
明年與安遠侯柳珣冊立荊王饋遺一無所受鹵寇陝
西按撫上功罪與狀進公爲兵科右給事中往勘之
舉劾儆乎兵氣自倍擢工科都給事中漕河淤墊請
開范光湖月湖以通運餉已復舉海內才望學問之
臣十四人以進皆被廢與疎遠之人又向以講學取

人怒於是羣訩競起左遷山東布政司都事請於巡撫會公銑致仕以歸

公嘗自負意氣嫉惡如仇不能含忍然其好善赴急一出于性成無所矯強故凡引植善類提獎後進惟恐不及自爲縣以至入朝出使臨邊居家往來道塗率皆講學之日與人言皆以良知之說爲主執之甚堅而議論足以發之即有持說不一者則曰吾聞之陽明先生其說如此反覆辨析不明不已也歸七年而父始卒壽九十又十七年而公卒

主事柯公維騏

字奇純號希齋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卒年七十

八

弱冠釋褐南宮為南戶部主事移疾請告歸烏石山中

聚舊業而抽繹之別淆亂訂是非會萬于一及門之

士執經而問難者日益雲集先後至四百餘人傳授

靡倦要以躬行為先慨近世學者樂徑悟而憚積累

竊禪家之說以掩孤陋作左右二銘明其意著講纂

二卷以辨心術端趨向為實志以存敬畏密操履為

實功而其極以宰理人物成能天地為實用至于學

之次第懇懇致意於誠之一字謂心於理一之謂誠言於行一之謂誠終與始一之謂誠蓋允蹈之也又錄所答問彙爲心解學解經解上下傳解史解六卷多儒先所未發門人共服膺之梓而傳焉

宋舊史契丹女直與宋並帝時號宋金遼三史蓋出于元儒所修冠履莫辨襃貶不公公乃著宋史新編二百卷會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統遼金列於外國傳以尊中國瀛國二王升于帝紀以存正統正亾國諸叛臣之名以明倫升道學於循吏以重道蠹複補漏擊與討論閱二十寒暑始克成書泰泉黃佐序謂西

漢之書不得專美於前是編行則三史廢稽天運隤人紀與之並先矣又作史記考要十卷凡班氏之謬評與實漢晉之増損乖義少孫之補綴亂眞諸儒之紀載異同咸辨正之而天文曆律發明尤詳

又以莆陽文獻自嘉靖以來屢經兵火懼其遂堙乃撰次爲二十卷以接山齋鄭岳之筆曰續莆陽文獻志與宋史新編俱以三品論人謂求道德之士於三代之下必欲如古聖賢難矣但能忠信廉潔以禮義爲進退以名節自砥礪此其根本也根本既立雖乏之功業文章不足爲病根本一喪卽富貴功名鄙庸人耳

何足取哉著有詩文集十卷續集四卷雜著廿一卷

公問學淵源志節淬厲閉門著作文章可以垂訓矢志清修爵祿曾不入心雖遭兵燹亂離之餘守貞介一如處子嘗從京朝士夫之後甘窮約不異寒生德行眞堪範俗老成夙具典刑蓋實錄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四終

郎中王公畿

字汝中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嘉靖丙戌進士

官至兵部郎中卒年八十六

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

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

望之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日衆

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劵焚而歸

卒業于師門師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

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

命公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逾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簡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塲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于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我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與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

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于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于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

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

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始歸于一云

文成發舟公與緒山追送嚴灘複扣玄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傍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于南

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
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
公請服斬衰以從于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
經紀喪事廬于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眞書院于省
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
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
見于公取正焉
壬辰始赴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
道之邀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
乞歸病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婿吳儀

制春公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匝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疏薦公學有淵源宜列淸班備顧問貴溪業吉諷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人不可遺考功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

遂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于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所牽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關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入益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

了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
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于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証
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
于後儒之億測附會道脉學荒蓋千百年于茲矣先
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叅
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
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目力有限若復秘
而不傳後將復叛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
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緝勒爲成典與藏之

名山以俟後聖于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
師門于萬一也萬曆癸未辛
先生語云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有頓
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著一頓字亦是
期必放寬便近于忘期必又近于助要之皆任識神
作用
此件事無氣味可湊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里可商
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
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脉路所謂講之以身心
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釐毫究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

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懷可遺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跟始爲有用力處

問集義襲義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與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術典要涉思爲終身陷于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悶然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後即以王霸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

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
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
義襲也狂狷可進于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
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
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
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
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郎中錢公德洪

初名寬後以字行更字洪甫號緒山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卒年七十九

正德間陽明先生倡道東南公寔首師事之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觀是何人埋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

嘉靖壬午舉于鄉方文成返越惟公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衣雖雖相依咸共訕誹指爲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舘下文成各以質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爲教授師

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戊子北上聞師訃而返保孤寧家不遺餘力壬辰與龍谿同應廷試觀政吏曹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告衆曰同志爲

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曰然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

乙未丁內艱服闋補監丞尋陞刑部主事轉員外郎以奉法忤旨被逮下詔獄爲郭勛事身嬰三木日與楊御史趙都督講易不輟勛死乃得釋獄中寄書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眞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文成年譜三紀未就公實成

之甲戌年卒于湖上之表忠觀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綱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
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
機不容已發于目爲明發于耳爲聰發于口爲乂發
于四肢爲禮發于心思爲變化通之事父遠之事君
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微內徹外而內外無間本來
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
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道之家國天下而無不同質之
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
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障礙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等習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能舵不是死操得操

軍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洽
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感人不動如何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
已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
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
工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
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始自虞度此
或無害于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
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凶誠可懼也

布衣王先生艮

字汝止泰州安豐塲人世稱心齋先生卒年五十八

塲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公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冷水沃面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出代親役入棲舍奉牀晨省夜定如古禮雖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于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未幾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西會有客安豐者聞公說論語誽曰此絕類王巡撫之談學

也公乃大喜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與之下階迎入艮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

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巳太息曰是某之罪也歸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人聚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諧衆心而反

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明徹見人肩睫即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

雖顯貴悍戾鬪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
及他事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
爲歸與剖析精蘊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
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寔以樂
學爲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
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其言曰只心有所向便是
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
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鳶飛魚躍同一
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

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

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搆舍居其徒吳御史悌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眞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言勉仁方諸篇或百世而不易云

子襞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覘召之知爲心齋子詫

曰吾固知越中無此見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巳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相陶洽氣爽神涵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超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錚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殁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

天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于道有得君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揲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難矣聞者大賞其言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搏問精討靡不𢡟其欲以去

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于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

蓋言之矣樂有辯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瘁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于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為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于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于心而大意具此矣

先生嘗云有心于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無父無

君有心于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于弑父與君
居恆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
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
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盡心齋以修身
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勵于行誼者
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毋海樓疏薦于朝
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門
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

郎中徐公愛

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官至南工部員外郎

公娶于王蕘文成之妹壻也弱冠領鄉薦適文成謫龍場歸論學于稽山公濬挈之遂納贄稱弟子奮然以聖學爲巳任後數年壬申文成自考功遷南太僕公亦自祁遷南工部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踊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敘云予因舊說汨没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

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傷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問陽明在親民宜從舊本亦有所據否曰下面治國平天下處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問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如何陽明曰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然亦未嘗離却事物問至善只求諸心恐于天下至理有不能盡陽明曰心

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問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陽明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公曰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又曰先生之說若水之寒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公與文成同官南都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至不能應每令公分接之咸

得所欲而去文成有南贛之命公亦請告歸方與諸門人謀耕雲上之田以待其師而竟以疾終矣年僅三十有一也訃聞文成哭之慟公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文成每語輒傷之在祁值劉六劉七之亂有保障功嘗疏陳十事多見采納居南工廉勤克舉其職其墓在山陰之大峯山而子孫微矣

太守季公本

守明德號彭山會稽人　進士官監察御

史以論禮補外止長沙守卒年七十九

少授春秋于其兄本遂以經名諸生中弱冠舉于鄉未

嘗一日釋卷於書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竟其顛末

乃已已而師事新建獲聞致良知之旨乃悉悔其舊

學而一意六經潛心體究久之既浸溢懼學者騖於

空虛則欲身撿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

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歷出與處從游者數百人

時講學者多以自然爲宗而厭拘束因爲龍惕說以反

之曰心之本體猶龍然戒慎恐懼天命靡寧主宰常惺矩則常定故潛見飛躍隨所遇而時應是以警惕主變化也彼以自然爲宗而不知惕若有同由于虛而卒流于物欲者矣

先生患世學以講經爲病狥偏見蔽曲說任胸臆之所之而去道愈遠也覃精于六經深研妙旨多所自得胡忠肅公稱其所著易學四同以爲默會義文周孔之心于千載之上足正諸儒先之論于千載之下雖謂集易學之大成可也唐襄文稱其春秋私考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諸傳義例一

切摧破如獨以身處其地推見其精而定其是非至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派別星曆之數度禘嘗郊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能決者皆辨析該貫昔之稱經師者莫及也

始明德童年時于經義有淡悟既知學引伸觸長益妙葬而文成存時與講言看經書取其有益于學而已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特見妙詣一時不無開發之益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有反爲之障而不自覺者矣後學成歐文莊亦以習心流注箴之葢師友切磋入微者如此

初以進士理建寧務在平反無成心及召爲御史以言
事謫升沉者二十年止長沙守其爲政急大節畧小
嫌絕不知有世情卒以是齟齬而歸歸二十餘年家
徒四壁立借居禪林以著書談道爲樂疾且革猶進
門人於榻前講易孳孳如平居時其爲人表裏洞達
無城府人人樂親之歿既十餘年而鄉人士益思慕
不已相與建祠焉蹟寺西林額日景賢又買田若干
畝以供祭祀所著書十一種凡百二十卷藏祠中

主事黃公弘綱

字正之號洛川江西雩都人正德丙子鄉舉第七人官至刑部主事

兄弘彝隨父貲不能償父怒將杖之公憐焉自代三百金以解陽明先生聞而異之嘗謂士人曰黃君來何遲也既小祥始上謁三日而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誦說即能無悖于先生先生之教士人也擇資之近者特置左右時掖奬頓挫而造就之知用力矣則又諄諄掖習共誦說與己無悖士人初至者令先以意接引以察其性行何若俟漸領畧徐共面語故已不

勞而人易知綱首在造就中日以接引得朋友益故
從先生去虔至歸越不忍離者四五年
戊子陽明先生道卒門人倣築場義蔵擇一人紀其家
公居守二年久之思得一職自試甲辰授福建汀州
府推官執法明峻能聲漸著戊申召爲刑部雲南清
吏司主事又明年北虜入寇皇上震怒邊將多逮西
曹或不盡法即加責問畏罪者務深刻以希旨公直
據法遣之不輕進退往往忤人以故讒者四起
辛亥當考察期例予謫調因上章請得原職致仕報可
旣歸士人有所請質聯日注聽不遽舉示以俟意盡

衆論既畢徐擇一二言謂之不競談以昭所知意態含蓄未易涯涘辛酉五月二十八日卒其學且再變始者持守甚堅其後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爲主至其平生始終曾未少變大抵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長于持重而短機械倉卒不擾可以鎮煩心瑣屑不入可以消鄙見古所謂不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壹者

或疑慈湖之學只道一光明覺界而已稍涉用力則爲若意恐未盡慈湖精于用力者莫慈湖若也所謂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絕四紀中云云慈湖之用力精

且吝矣明道先生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善用其力者固若是總溺千言萬語只從至靈至明廣大聖知之性不從外來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中提掇出來使人于此有省不患其無用力處不患不能善用其力矣

人心只此獨知出乎身而加乎民者只此視聽喜怒諸物舍此更別無着力處矣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異于聖人者正惟認差此一物字故格物致知之功不容不差亦不容不補主敬靜養以攝歸身心而內外動

靜不得不爲二矣

郎中林公春

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嘉靖壬辰會元官至吏部郎中卒

選戶部主事調吏部文選主事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公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剌答諸賓客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往衍觀寺中講事竟夕以爲常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推山陰王汝中其志行愊實則推公與吉水羅達夫羅故沉密矣而公猶面疵其露才其自斂飭可知

已

居一年乃謝病歸養母少間出寓故所讀書處聚友輩講學以其間走山陰就王汝中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泰州守黷而虐請于尚書黜之尚書趑趄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公曰不實則罷郎中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公供張又薄若不知其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乞留之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能為也

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于君相與冢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于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嘗于會中講曾子啓手足章甚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而卒年四十有四耳出其橐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州守黎君賻之錢以葬

叅政羅公汝芳

字維德號近溪江西南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至

叅政卒年七十四

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于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

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
編循其言求之病漸愈
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
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公曰非制欲
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
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
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公時如
大夢得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
山農雖以學自任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
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顏得生全且顏

貧堧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顏又喜施予隨施盡又輒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顏恐先生毀之榻前顏批其頰不少動聨而怒解始起夫顏橫離口語學非有加于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

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諷先生者曰夫山害道宜羅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嘉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片言夫山必無死地堧先生心何如也

癸卯舉于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姑山房

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逆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畧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琢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

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覘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

癸丑北上過臨淸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療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瞋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覺不昏此君心病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機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

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

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于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即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劉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

不遊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亮興起者不可勝數

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參藩賚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惡之嗾言官疏劾

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
來閩廣益張皇此學
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
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
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
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
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
不知往往牿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
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
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

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

而逝　門人私謚曰明德

太常王公時槐

字子植號塘南江西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南太常卿卒年八十四

父諱一善邑庠生累贈光祿少卿生公于湘陰之界市自幼親授何讀解經義漸習制舉文字教以孝弟忠信端身正行之大節十歲始自楚携歸十六遊郡庠十九爲廩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初除南兵部車駕主事而贈翁棄世服闋例得補北公以南請復前職陞本部職方員外郎南禮部主客郎任滿得請封陞福建漳南僉事以勦倭有勞陞俸一級在漳

五年爲言者所中歸丁姜宜人憂服闋補蜀之下川南分巡僉事陞尚寳少卿晉本司卿太僕少卿復爲言者所中攺光祿少卿丁劉宜人憂歸服闋仍補光祿少卿穆皇登極覃恩得請封陞陝西叅政分守關西抵任甫三月遂引疾乞休奉旨准致仕時公年五十矣萬曆辛卯九月奉詔起貴州叅政陞南鴻臚卿俱未赴任尋陞南太常卿具疏懇辭奉旨有清修恬尚之褒准以新銜致仕時年七十一矣

公自敘云自弱冠師事兩峯劉先生講事聖學已而入仕雖以其鈍功所及求質於一時諸先覺切磋於四

方艮友精神所注未敢荒昧頋迹涉塵鞅迄無專力
以是五十而未有聞及退休大懼齒衰惕然惭悚則
悉屏絶外紛反躬密體瞬息自勵如是者三年若有
見於空寂之體又十年漸悟於生幾微密不涉有無
之宗以爲孔門求仁之旨誠在於此蓋始者由釋氏
以入浸漬眈嗜如醉初醒已乃稍稍疑之試歸究六
經實証於心則如備嘗海錯而後知稻粱之不可易
以自迷自反屢疑屢悟僅僅漸通非襲人唇吻而得
故卒之憬然悟聖道之爲大中遵信而不忍少悖因
嘆世儒膠訓詁牿形器雖名尊孔子實則未知之乃

至尊釋氏者則叛孔子亦安得爲智也始者竊喜釋
氏生死之談至是若有信於晝夜通知之理無足驚
詫者而後學定而無餘惑
公既老無他營惟以孔孟正學與郡邑諸同志時時聚
於西原青原復眞元陽之問每自苦意見造作之爲
障而居安違順之未易能也故汲汲求友與交助而
相成誠沒齒未少懈焉公初未有著述年六十三偶
出二益軒會語七十以後出仰慈膚見瑞華剩語靜
攝寤言明問臆說及存稿續稿爲同志者梓行之公
自銘其墓曰孰成毀乎孰初終乎孰抱一以遊無窮

乎渾渾爾繩繩爾徧界也莫知邊畔歷刧也莫知底

止惟大化以爲徒庶允躋于斯語

先生雖受學兩峯願獨契於文成恍悟廻歸屏居靜存三年而悟本性空寂了無一物超然首出不受塵滓又十年而復覺體用未融一切應感於本性不無毫髮之翳益加密參久之乃自覺性雖空寂而實常運不息其運也非色相其寂也非頑空此理充塞宇宙綿亘古今刻刻如是萬刧如是天地人物原無分別易所謂繼之者善中庸所謂於穆不已皆逼真語也此理無可操執無可趨向纔一措心便覺爲二惟可

默契而已戒慎恐懼保任乎此非有所加也學者但
退藏收斂知識不用以還混沌未鑿之初庶爲近之
至大休大歇機忘而性復在養盛自致非人力所及
也

副使蔣公信

字卿實號道林嘗德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提學

副使卒年七十七

生而骨相隆起神氣朗秀年十八充弟子員家貧饘粥常不充不少介意次年館廉太守文橋菴爲比鄰聞公持身有法雖盛暑未嘗袒裼大稱異之會正德改元薦爲沅江縣令素聞公賢厚贈之悉却不受年二十五始與同郡冀闇齋元亨論學公嘗曰釋氏只悟得一空即視塵無安腳處吾輩體認天理若見得時則私意自退聽矣一日論大學公曰知止當是識仁

體冀躍然而起曰如此則定靜安慮即是以誠敬存之

五年陽明赴龍場寓鄰西湖首閣有醫杜仁夫者携其夜春詩卷以謁陽明一見驚以爲奇遂因杜氏借闈齋見之陽明復語冀曰如卿資便可作顏子矣公偶疾借寓道林寺以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晝夜不就枕牀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爛燗見前岑然有省而沉痾已脫然去體矣嘗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戊寅年十月遭母憂比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

切不用惟擇土色黃燥處以大統歷所載吉日行事人以爲異而公斷然不疑

嘉靖癸未公應歲貢赴京師始謁湛甘泉于邸舍因呈平生見處甘泉歎曰楚中有是人耶遂留與論聖學精義凡數日而歸歲丁酉省甘泉于南雍遂入太學甘泉以學者須先識仁論試諸生公所作獨契其旨海內之士問業甘泉之門者甚衆則以屬之公公簡易和平人有不之甘泉而遂之公者丙戌歸自太學居道林里丁亥再入太學

戊子公年四十六中應天府鄉試壬辰登進士第觀政

戶部八月授戶部主事尋奉差督解軍餉于陝西往時督解者利其羨餘臨兌輒爭較不已公以部原封付所司兌收之取足以竣事而已

丙辰春陞車駕司員外郎冬陞四川按察司僉事丁酉春赴任播州土官循常套以金餞于途叱去之其地舊有關堡戍守久廢苗寇白晝流劫爲商旅梗公郎條其事于撫按復其舊民賴以寧議茶馬法謂商番交易全黎二類爭路讐殺禍且未已欲得救弊而全利其法有三一曰復秤盤之舊二曰禁湖茶之入三曰限引目之數茶額既定私販自無所容蜀人咸便

自百年以來革盡私茶之弊夫有如先生者署總司
事有殺人二重獄究繫者十餘年人不能決先生廉
得真殺人者易而釋之手定招擬簡盡律情多所平
反
戊戌代管提學道巳亥入賀聖節歸監鄉試性學一策
出其手筆有道士以妖術惑愚民武奪于通達官司
使人攝之莫敢近獨公使呼之道士作術如初噤不
復驗遂置之法
十月陞貴州提學副使赴任作聖諭衍訓以寓約束置
陽明先生祠祭田若干畝奏開普定等十四衛改湖

廣清浪等五衛生鄉試附于貴州增其解額舊多以
險遠不能達湖省自是便之科目日盛城中有黠民
易某等投入土酋司中撥置爲不法巡按趙方崖訪
捕之土酋烏合其衆止城外演武場聲言欲爲變居
民惶懼奔避撫院謂當招撫之公正色曰寧亂而斃
我撫不可行也即遣人持牌以法諭之土酋舉手曰
若得蔣公處分敢不聽命遂戢衆而歸趙薦于朝當
畀以宮輔成均之任不報
癸卯病亟懇歸適督府檄取川川貴兩司賢能官各一員
赴辰沅議邊事[illegible]劉委公以七月抵貴州御史劾

奏公擅離職守遂被旨回籍聞報束裝以正學書院記未脫蕠遲二日乃行劉見之歎曰先生方作文字耶可謂眞道學矣去之日貴人士皆號泣持輿不忍別公留詩勗之

甲辰年六十二閩甘泉遊南嶽往從之一切家事不問丁未冬奉恩例冠帶閑住巳酉春始歸十月卜築精舍于桃花岡學徒大集乃作訓規以示之遠方來者即以精舍田所入廩之惟四孟祀祖考一歸城餘日惟端坐愼獨中心堂大觀樓與諸生究極微言或臨池或陟阜席地坐命諸生歌詩一二首公時自詠乾

坤二卦文孟子牛山之木生我所欲數章以寓警發
進修游息各有節度
巳未十一月感痰疾門人還侍孜孜屬以進學此外一
無語有勸以服藥者答曰古聖賢如孔子七十三明
道五十四晦菴七十吾德不逮而壽過之俟命足矣
更何藥爲疾近殆而神氣爽然談笑自若未屬纊前
二日作詩二首曰歸住青山十六年歌遊多在萬桃
間萬桃如我浮雲耳請借西風吹上天又曰吾儒傳
性即傳神豈向風塵滯此身分付萬桃岡上月要須
今夜一齊明十二月庚子漏下四鼓瞑目端坐而逝

時年七十七學者稱之曰正學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十五終